

苏联文学选讀

(上册)

江 樹 峰 編



苏北師範專科學校
中國語言文學科二年級用



156183

目



10073804

-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普希金(1)
- 驛站長……………普希金(8)
- 巡按使(節錄第四幕)……………果戈里(20)
- 復活(節錄第二部——九節)……………L·托爾斯泰(43)
- 苦 惱……………契珂夫(89)
- 普里希別葉夫中士……………契珂夫(95)
-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列 寧(101)
- 伊席吉爾婆婆(節錄三段)……………高爾基(107)
- 黃色魔鬼的城市……………高爾基(113)
- 開會迷……………瑪雅柯夫斯基(126)
- 蘇聯護照……………瑪雅柯夫斯基(129)
- 夏伯陽(節選電影劇本第三節)……………瓦西里耶夫兄弟(133)
- 士敏土(節錄第五章)……………革拉特珂夫(142)
- 時間呀前進!(節錄第二七三七兩節)……………卡達耶夫(159)
- 保衛察里津(節錄第一章)……………A·托爾斯太(170)
- 被開墾的處女地(節錄第卅五章)……………蕭洛霍夫(188)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尔達的故事

从前有个牧師，
是个道地的傻瓜。

他有一天跑到市場上去，
看有什麼貨物好購買。

這時迎面走來了个巴尔達，
自己也不知道要往那兒去。

“怎麼，老爹，你这样早就起身啦，
你想搜購一些什麼東西呀？”

牧師就回答他道：“我需要一個工人：
兼做廚子，馬夫和木匠的事情。

像这样一个工錢不太貴的僕人
叫我到那兒去找尋？”

巴尔達說道：“那我來替你做吧，
工作得刮刮叫，既誠實，又熱心，

每年只要在你額頭上敲三下作為工錢，
至於吃吧，只要給我煮爛的小麥就行。”

於是牧師左思右想，
還抓抓自己的額頭。

打與打之間頗有差別，

而他还希望着俄國人常說的那個“僥倖。”

牧師就对巴尔達說：“好吧，

这样我們雙方都不吃虧。

你就住到我的院子裏來吧，

表現出你的熱心和敏捷。”

巴尔達就住在牧師家裏，
睡在藁草上，
他吃四个人的飯，
做七个人的工作；
天还没有亮之前他就起身勞動，
套上馬，耕好田，生起爐灶，
把一切都準備好和買好。
他煮熟鷄蛋，还親自把蛋壳剝掉。
牧師的老婆找不到話好來誇獎巴尔達，
牧師的姑娘只有为巴尔達關心，
牧師的兒子叫他：“爹爹”；
他既要煮粥，还又要帶小孩。

只有牧師一个人不喜欢巴尔達，
他从沒有爱撫过他，
只時時在想着那清算即將來臨。
時間迅速地飛逝过去，日期就近在眼前。
牧師不吃，不渴，夜夜不能安眠：
他的額头上早就發出裂响。
这样他有一天向他的老婆講出实情：
“如此这样：我應該怎麼辦才行？”
娘兒們的頭腦机敏，
喜欢想出各种的鬼花样。
她就說道：“我有个办法，
使我們能逃避这样的不幸：
你吩咐巴尔達一件他做不了的事情，
而却要他做到一絲不差才行。

这样你的额头不会遭打。
也不必付工錢就可以把巴尔達開遣。”

牧師心裏變得高兴一點，
他開始大胆地看着巴尔達。
於是他叫道：“走過來，
我忠誠的工人巴尔達。
听：魔鬼們允許向我繳納年貢，
一直到我最後寿終正寢。
沒有再比这更好的收入了，
可是他們已經三年沒有付我的錢。
当你吃饱了小麥，
赶快就到魔鬼那兒去為我把貢金全數收清。”

巴尔達不和牧師枉作爭辯，
就跑過去坐在大海邊；
他在那兒撚看繩索，
把另一端浸進海水。
於是一個老魔鬼從海裏爬出來：
“巴尔还，你為什麼滾到我們這兒來？”
“我想用繩索掀動大海，
好叫你这該咀咒的一族人全体抽筋。”
这可使得老魔鬼垂头喪氣。
“告訴我吧，你為什麼这样殘暴兇狠？”
“為什麼？因為你們不付貢金，
不記得那約定的日辰，
現在這對於我們可真是娛樂，
但對於你們這些狗東西却是大大的不幸。”

“親愛的巴尔達，你且慢掀動大海，
你馬上就可以得到全部的貢金。
等一等：我派我的孫子到你這兒來。”

巴尔達想道：“欺騙他倒並不难！”

差來的小鬼浮到水面上來，
像隻飢餓的小貓在米米叫。

“你好吧，我的老鄉巴尔達；
你要什麼樣的貢金啦？

我們一世都沒有聽說有什麼貢金，
魔鬼們也從來沒有這種悲哀不幸。

喏，就這樣吧——我們來一個約定，
作為我們雙方的決定——

好使得日後誰也口無怨言：

我們當中誰沿着海跑得最快，

誰就拿走全部貢金，

這時他們正準備好一隻口袋。”

巴尔達狡猾地笑起來：

“你怎麼想出這個主意來，啊？

你那能和我競賽，

和我，和我這個巴尔達競賽？

他們派來你這樣一個敵手！

你且等我的小兄弟來。”

巴尔達走進附近的樹林，
捉了兩隻兔子裝進口袋。

他又重新走到海邊，

小鬼正在海边等待。

巴尔達抓着一隻兔子的耳朵說：

“你合着我的三弦琴跳舞吧；

你呢，小鬼，还年青得很，

夠不上和我競賽——

这只有浪費時間。

你先和我的小弟兄比一比吧。

一，二，三！去赶吧。”

小鬼和兔子一齐飛奔：

小鬼就沿着海岸奔跑，

而兔子却溜回到森林之家。

現在小鬼就繞着海边，

伸着舌头，仰着面孔，

喘着气在飛奔，

他周身都是汗水，还用脚爪來揩身，

他心裏想：这次一定会勝过巴尔達。

可是一看——巴尔達已經在撫摩小弟兄，

还講着：“我親爱的小弟兄，

疲倦了吧，你这个可憐虫！休息一会儿吧，親爱的。”

小鬼非常恐慌，

垂下尾巴，困惑不安，

斜眼看着那个小弟兄。

“等一等，”他說，“我就去拿貢金來。”

他跑到祖父那兒去，說道：“糟糕！

小巴尔達赶上了我呀！”

老魔鬼於是就苦心思慮。

而巴尔達又重新在喧擾，
使得整個大海都動盪起來，
激起滾滾的浪濤。

小鬼爬出來。“夠啦，老鄉，
我們馬上就把全部貢金給你送來——
但是听着。你看見这根棍子嗎？

你隨便選一個目標——
誰把这根棍子擲得最遠，
誰就拿走全部貢金。

怎麼？你怕摔坏你的手臂嗎？
你在等候什麼？”——“我在等候那片小雲
我要把你的棍子擲到那兒去，
然後把你們這些魔鬼們痛打一頓。”

小鬼嚇了一跳，又跳到祖父那兒去——
一五一十地講起了巴尔達的勝利。
而巴尔達又在海上面喧擾起來，
用繩索威嚇得魔鬼們無法安身。

小鬼又爬上來：“你焦急什麼？
只要你要，貢金就會給你的……”

“不”，巴尔達說道：
“現在該輪到我了。

我來定一個條件，
要你这个小鬼完成一項任務。
瞧一瞧，看你有多大的力氣。
你看見那邊的一匹灰馬嗎？
你把這匹馬舉起來，
帶着它走半俄里遠；

假如你抬得動那匹馬，貢金就全歸你；
假如你抬不動那匹馬，貢金就全歸我。”
可憐的小鬼，
爬到馬下面去，
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緊張起過身的筋肉，
把馬举起，跑了兩步，
第三步就倒下去，还又伸直了兩腿。
而巴尔達就向他說：“你这个傻鬼，
你怎麼能和我比本事？
你用手都不能把馬举起，
瞧吧，我只用腿就把它夾起來。”
巴尔達於是騎上馬背，
跑了一俄里，只看見塵土飛起，
小鬼嚇了一跳，就跑到祖父那兒去，
一五一十地講出了这件大勝利。
魔鬼們都緊聚成一团，
毫無办法——只好收齐貢金，
裝了一口袋，堆到巴尔達的背上去。

巴尔達一边走，一边哼，
牧師一看見巴尔達，就跳起來
躲到老婆的背後去，
嚇得全身發抖。
巴尔達終於在那兒找到了他，
繳上貢金，就開始要求自己的工錢。
可憐的牧師
只有伸出額頭：

第一下

牧師飛到了天花板；

第二下

牧師被打得不能講話；

第三下，

老头兒被打得變成傻瓜。

而巴尔達就對他斥罵：

“牧師，你最好還是別貪便宜吧。”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三日——

戈 宝 权 譯

驛 站 長

十四品官兒，

驛站的獨裁者。

維亞柴姆斯基公爵

誰沒有咒罵過驛站長，誰沒有同他們爭吵過？誰沒有在氣憤的時候，向他們要過那本宿命的簿子，以便在它上面寫下他對压制、粗野和疏忽的無益的怨訴？誰不當他們是人類的惡怪，相等於過去的訟棍，或者，至少也等於摩洛姆^①的強盜？但是，我們如果公正一點，我們肯僂力設身處地一下，那麼，我們評斷他們的時候也許會寬容得多。驛站長是什麼人呢？一個真正的、第十四級的受難者，他的官職祇能防禦毆打，而且這也不是永久的（我在求請我的讀者的良心來作証明）。那維亞柴姆斯基公爵所玩笑地稱之為獨裁者的職司是怎樣的呢？是不是真正的苦役？無論白天，無論夜

裏，都不得安寧。旅客把乏味的旅行時積聚起來的全部怨恨都報復在站長身上。候氣難堪，道路惡劣，車夫頑固，馬匹不肯拉車——都是站長的罪過。走進他的寒酸的住所，旅客望着他，就像望着敵人一樣：如果他能夠打發走那個不受欢迎的客人，還好；但是如果沒有馬怎麼辦呢？……天哪！怎樣的咒罵，怎樣的威嚇會散落到他的頭上啊！他得在雨水和泥濘中挨戶奔走；在暴風雨中，在受洗節的嚴寒中，他避到門斗裏，目的祇為了休息一會兒，躲開激怒的借宿客的叫嚷和推搡。來了一個將軍；混身顫抖的驛站長給了他最後兩輛三頭馬車，其中包括一輛急行車。將軍走了，也不對他說聲謝謝。過了五分鐘——又是鈴聲！……一個急使把自己的路條拋到他的桌子上！……如果我們好好的把這一切探究一下，那麼代替了憤慨，我們的心坎就會充滿真摯的同情。還有幾句話：在連續不斷的二十年中，我在各個方向上走遍了俄羅斯；幾乎所有的驛道我都知道；好幾代的車夫我熟悉；我不面熟的驛站長很少；我不接觸的驛站長也很少；我希望把我的旅途觀察的有趣材料在不久的將來出版；目前我祇能說，對驛站長的身份的一般的看法是最不合事實的。這些如此受毀謗的驛站長，一般地說來都是和平的、天生就是勤勉負責的、酷愛共同生活的、淡於名譽要求的、並不太愛金錢的人。從他們的談話（不巧得很，過路的老爺們却蔑視這種談話）中可以汲取許多珍奇的和富有教訓意義的東西。至於我，那麼我承認，我寧願聽他們的談話而不要聽什麼去辦公事的六等官的演說。

可以容易地猜到，我有着一些可尊敬的驛站長身份的友人。真的，其中一個的記憶對我是很珍貴的。一些偶發的事情在某一個時期曾使我們接近過，關於他，我現在預備同親切的讀者談談。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曾經乘車在一條現在已經取消的馬車道路上路過某縣。我的官職很小，祇能乘郵車和付兩匹馬的租錢。因此驛站長們對我並不客氣，我常常要用戰鬥才能得到我的意見是我有權獲得的東西。由於少年氣盛，當驛站長把替我預備的三匹馬讓給一個官老爺的時候，我對於他的卑下和胆怯覺得很憤慨，對於縣長宴會上的見貌辨色的僕人在獻菜的時候不理我，我也好久好久不能習慣。現在，這兩樁事情我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真的，如果代替了大家稱便的規律“官官相敬”，却使用起另一條規律，比方是“識者尊敬識者”來，那我們會碰到什麼事情呢？會發生怎樣的爭論呢！僕人從誰開始上菜呢？但是我要轉到我的故事了。

是一個炎熱天。離某站三維爾斯他^①的地方開始稀稀疏疏的下起雨來，過了一分鐘，傾盆大雨已經把我淋得渾身濕透，到了車站，第一樁心事就是趕快換衣服，第二樁是替自己要一杯茶。“噯，杜妮亞！”站長叫道，“攔上茶壺，再去拿點奶油。”在說這兩句話時，從屏風後面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奔到了門斗裏，她的美麗使我吃驚。“這是你的女兒嗎？”我向站長。“是女兒，”他樣子很驕矜地回答道；“這樣的聰明，這樣的伶俐，完全像死了的母親。”這時他開始抄下我的路條，而我則瀏覽那些裝飾他的簡單的而整潔的住屋的圖畫。它們描畫着浪子回頭的故事^②；第一張上，一個戴兜形帽、穿長袍的可敬的老頭在送走一個暴躁的青年，後者正急忽忽地接受他的祝福和錢袋。另一張上，以鮮明的筆觸畫着一個青年人的放蕩行為；他坐在桌旁，四週圍着虛偽的友人和無恥的女人。再下去，一個穿着破衣、戴着三角帽的化光了錢的青年在牧着豬，並同牠們分食；他的臉上現出深切的悲傷和懺悔。最後畫着他回到父親那裏；仍舊戴着兜形帽穿着長袍的和善的老頭子奔出來迎接他；浪子

跪着；远景是一个廚子在宰一头养得很肥的仔牛，哥哥向僕人詢問这样快樂的原因。在每幅圖画下面我都讀到相应的德國詩。这一切，正像幾盆鳳仙花、一張掛着花幔帳的床，以及當時包圍着我的其他物件一样，直到如今还保留在我的記憶中。主人，一个神清气爽、元气充沛的五十歲左右的人，和他的用褪色緞帶懸着三个獎章的綠色長礼服，现在还歷歷在我的目前。

我还没有同我的老車力算清帳，杜妮亞已經提着茶炊回來了。小妖精从第二眼之後便察覺她对我產生的印象；她垂下天藍的大眼睛；我開始同她扯談，她毫不怯怯地回答我，像一个見過世面的姑娘一样。我給她的父親一杯噴水⁽⁴⁾；結杜妮亞一杯茶，於是我們三人就開始談話，彷彿認識了很久的一般。

馬早已準備好了，可是我總不願意同驛站長和他的女兒分手。最好我同他們告別了；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送我上車。在鬥斗裏我停了下來，求她許我吻她：杜妮亞同意了……。

从我从事这樁事情的時候起，

我可以算出許許多多的親吻，但是沒有一次曾在我心中留下这样長久、这样舒適的回憶。

过了幾年，一些偶發的事情又把我帶到那条馬車道，帶到那些地方。我記起老站長的女兒，想到又要看見她而覺得很高興。但是，我一想，老站長也許已經被撤換了；杜妮亞大概已經嫁人了。關於那个或是另一个死亡的念头也在我的腦袋裏閃了一閃，接着我就怀着悲伤的豫感走近某站。馬停在驛舍旁边。走進了房間，我馬上認出了那些画着浪子回头的画；桌子和床放在原來的地位；但是窗上已經沒有花，四周的一切都顯示出老朽和荒廢。驛站長盖着皮外套睡着；我

的到來驚醒了他，他略為站起身來……這正是西米翁·維和林；但是他老得多厲害啊！在他準備抄下我的路條的時候，我望着他的灰髮，望着久不曾修剃過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望着佝僂的脊背——不能不驚奇，怎麼三四年的功夫竟會把一個元氣充沛的男子變成一個虛弱的老頭。“你認得我吗？”我問他；“我和你是老相識。”“可能的，”他陰沉地回答道：“這裏是大路；有許多旅客到過我這裏。”“你的杜妮亞身體好嗎？”我繼續問。老頭子皺起了眉頭。“上帝知道她，”他回答。“那麼她顯然嫁了人？”我說，老頭假裝沒有聽見我的問句，繼續輕聲唸着我的路條。我中止了自己的問話，吩咐燒茶。好奇心開始騷擾我，我希望噴水能夠解決我的老相識的舌頭。

我沒有失算：老頭並不拒絕遞過去的杯子。我察覺，糖酒澄清了他的陰沉。第二杯一喝，他變得多話了；是記起了呢，還是裝出一種記起我的樣子，接着我從他口中得悉了當時猛烈地攫住我並感動我的故事。

“那麼你認得我的杜妮亞？”他開始了。“誰不認得她呢？唉，杜妮亞，杜妮亞！是怎樣的一個姑娘啊！從前，祇要是走過的人，都要讚美一聲，誰也不會責罵。太太們有的送她手帕，有的送她耳環。過路的老爺們故意停下來，彷彿是要用午餐或是用晚餐，可是事實上祇為了多望她幾眼。從前，不管火氣怎樣大的老爺，一看見她就會安靜下來，就親切地同我談話。您相信嗎，先生：信差們、急使們同她談起來就是半個鐘頭。家務由她管：打掃啦，做飯啦，一切都及時做好。我這個老傻瓜，看她看不厭，有時，高興個不停；我是不喜歡我的杜妮亞嗎，我是不鍾愛我的孩子嗎；她是過着不好的生活嗎？可是不，災禍是免不了的；命裏註定的是躲不了的。”這時他開始詳細地把他痛苦告訴我。三年前，

一个冬季的晚上，当驛站長在新篋子上劃綫，而他的女兒則在屏風後面替她自己縫衣服的時候，一輛三頭馬車駛到了，一个戴切尔克斯帽、披軍裝外套、裹着披肩的旅客走進房來要馬。馬匹都出差去了。听到了这一消息旅客就提高嗓子，揚起馬鞭；但是杜妮亞，見慣这种場面，便从屏風後面奔出來，慫慫地問那个旅客：他要不要吃點什麼？杜妮亞的出現產生了它例有的效力。旅客的憤怒过去了；他同意等候馬匹，並且替自己點了晚餐。脫了濕漉漉的、毛茸茸的帽子，鮮下了披肩，取下了外套，旅客顯得是一个年青的、身材匀称的、蓄着黑鬚子的驃騎兵。他坐到驛站長旁边，開始高兴地同他和他的女兒談話。晚餐開出來了。這時來了幾匹馬，驛站長就命令不用餵食，馬上把牠們駕在旅客的車子上；但是回來的時候，他卻發覺那个年青人幾乎失去知覺地躺在長凳上：他的气色变得很不好，头部疼痛，不能走……怎麼辦呢！驛站長把自己的床讓給他，決定如果病人不見起色，那麼第二天早晨派人到C地去請医生。

第二天，驃騎兵的病变得更惡化了。他的僕从騎馬到城裏去請医生。杜妮亞用浸过醋的手巾替他包紮了头，坐在他的床边縫东西。病人当着驛站長哼个不停，幾乎不說一句話，但是却喝了咖啡，並且哼着替自己要了午餐。杜妮亞沒有離開过他。他時時要喝水，杜妮亞把她做的檸檬捧給他。病人潤着嘴唇，每一次把杯子遞還的時候，都用他的無力的手握握杜妮亞的手表示感謝。到午餐的時候，医生來了。他摸摸病人的脈搏，用德文同他說了一陣，接着用俄文宣佈，他祇需要安靜，过兩三天他就可以上路的。驃騎兵交給他二十五个盧布作为出診費，並且請他用午餐；医生同意了；兩人都胃口很好地吃着，喝了一瓶酒，才彼此非常滿意地分別了。

再過一天，驛騎兵完全復原了。他非常高兴，不停嘴地一會兒同杜妮亞、一會兒同驛站長開玩笑；吹着曲子，同旅客們交談着，把他們的路条記入站簿，他是這樣的討得了良善的驛站長的歡心，以致第三天早晨他竟不捨得同他親切的宿客分別。是禮拜天；杜妮亞預備去做午禱。人們把馬車交給驛騎兵。他同驛站長告別，慷慨地賞了膳宿費，他也同杜妮亞告別，並且毛遂自薦地願意載她到那位於村邊的教堂。杜妮亞狐疑不決地站着……。“你怕什麼？”父親對她說：“大人又不是狼，不會吃掉你的；坐車到教堂去吧。”杜妮亞坐進車子，挨着驛騎兵，僕人跳上了車夫座，車夫吹了一聲口哨，馬就奔馳起來了。

可憐的驛站長不明白，他怎麼能夠自己讓他的杜妮亞和驛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瞎了眼睛，那時他的理性出了什麼毛病。沒有過了半小時，他的心已經開始作痛了，作痛了，不安攪住他到這般程度，以致他忍耐不住，自己也跑去做法午禱了。走到教堂跟前，他看見人們已經走散，但是杜妮亞既不在牆垣裏，也不在門口。他急急走進了教堂：神父正從祭壇上走出；堂役在吹滅燭火，兩個老太婆還在角落裏禱告；但是教堂裏沒有杜妮亞。可憐的父親好容易下決心問堂役，她來做法午禱沒有。堂役回答沒有來過。驛站長半死半活的走回家。留給他的祇有一個希望：杜妮亞由於年青輕率，也許異想天開，乘車到住着她的教母的下一站去了。他在痛苦的激動中等待着那輛他叫她坐去的三頭馬車的回來。車夫沒有回來。最後，到傍晚的時候，他獨自醉醺醺的回來了，帶着駭人的消息：“杜妮亞跟着驛騎兵從那一站走了。”

老头子經受不住自己的不幸；他立時倒在昨夜躺過那個年青騙子的那張床上。現在，驛站長回想着一切情形，猜到病是假的。可憐的人兒患起極厲害的熱病來；人家把他送到

C城，暫時用了另外一個人代替他的位置。就是那個來看驛騎兵的醫生來醫他。他告訴驛站長，年青人完全健康，還在那時他就猜到他的壞念頭，但是因為怕他的鞭子，所以沒有作聲。德國人說的實在嗎，還是祇想誇耀遠見，但是他的話一點也安慰不了可憐的病人。病體剛剛一復原，驛站長就向C城的驛局長請准了兩個月的假期，對任何人都不講出自己的企圖，步行去找尋他的女兒去了。他從路條上知道騎兵上尉明斯基是從斯摩倫斯克到彼得堡去的。那個載送他的車夫說，杜妮亞一路啼哭，雖然似乎她是自願去的。“也許，”驛站長想，“我會把我的迷途的羔羊領回家來。”他帶着這個念頭到了彼得堡，歇足在伊士馬伊爾軍團的駐紮地，在一個退職的上士軍官——他的老同事的家裏，一面就開始他的尋找。不多久，他已經打聽出騎兵上尉明斯基是在彼得堡，並且是住在傑摩托夫飯店。驛站長決定去看他。

一清早，他來到他的前廳，請求通報大人，說一個老兵要見他。一個護兵在靴面上擦皮靴，宣佈主人在睡覺，在十一點鐘以前任何人都不接見。驛站長走了，到約定的時候又回來。明斯基穿着睡衣、戴着小帽親自出來見他。“老弟，你要什麼？”他問他。老头子的心沸騰起來，淚水湧出在眼睛裏，他祇用顫抖的聲音說出：“大人！……請行行上帝那樣的好事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臉一紅，就抓住他的手，帶到書房，隨身關上門。“大人！”老头子繼續說下去，“過去的事情祇好算了；至少，請您把我可憐的杜妮亞交給我吧。您已經把她玩夠了：別平白無故的糟塌她吧。”“生米已成熟飯，無法挽回了，”那年青人極度惶亂地說道：“我對你有罪，但很高興求得你的寬恕；不過你別想我離開杜妮亞：她會很幸福的，我可以給你保證。你要她做什麼？她愛我；她已經不習慣她從前的環境了。可是無論